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鮑琳娘

琳娘鮑姓，揚州人。父甲，瘍醫也。懸壺於市，求治者戶外屢滿。甲一一施刀圭，貧者畀以藥，不索其酬。甲久斷弦，家中供奔走司炊爨者，惟一赤腳婢。女在旁日見甲治病，頗稔其術。久之，甲或他出，女代為之，亦能奏效，里中人群以「女華佗」呼之。然憚其穢，弗欲終學，常檢藥餌，因略識字。一日，有鬻舊貨者，擔荷過其門，前足蹙，弗良於行。見女，馳擔坐階石上，向女乞藥石。女俯視之，將指生一疽頗巨，其穴已潰，乃為之敷治，其人感甚。擔中有醫書數冊，滄弊已甚，即舉以贈女，曰：「以此聊作酬儀。」女展閱數葉，不能悉解。中一冊多符咒語，字皆作蝌蚪形。女意謂此必秘本也，遂視為枕中鴻寶，日夕倣效。雖屬春蚓秋蛇，而縈挽欹斜，頗得形似，特未能知其用法。逢里有習岐黃術者，必問之曰：「世間為醫者，有以符水治病者乎？」或曰：「有之，此辰州祝由科也。惟近日精是術者甚罕。」女欲求明師指授，時刻不能去懷。偶至天寧寺，以行路過多，纖趾酸楚弗勝，小憩殿旁石欄。見有搖鐸而過者，操異鄉土音，背插小方旗標曰：「祝由科善治一切疑難奇症。」女心動，視其人，虬髯虎頰，形貌非常。因佯問以常患心痛，作何治法。曰：「必見其人，然後可治。我觀女菩薩固毫無病容也。」女出袖中所攜書，問之。曰：「此固祝由科正傳嫡派，不知女菩薩何由得此，殆有所授耶？」女曰：「吾欲學之，惜無導師，未從入門。」曰：「此又何難？女菩薩家當離此不遠，歸告堂上，可於城西淮提庵中覓余，當自至也。」言竟，振鐸鏘然，揚長而去。

女歸，言之於父，求父自往延之。甲曰：「此江湖鬻術者流，不可近也，恐無真實本領，但求啖飯耳。即或小有驗，所索殊奢，奈何？」女曰：「兒頗有相人術，昨觀其舉止，必不至於此輩伍。」甲重拂女意，即往訪焉，果有其人。告以女意，欣然命駕。既至，委曲為女指授。繼而索觀女書，則自祝由科外，一為針砭，亦古法也；一為驅治鬼狐之術。為女講解，女心領神會，有如夙習。凡經三閱月而學成，曰：「操此術以行天下，不患無餬口所矣。顧非其人，慎勿輕用。」女方議所以酬師，其人曰：「余昔嘗習學時，曾自誓於神前，自飲食外，不敢妄受人一錢。余今教汝，吾道得傳人矣。」匆促別女，負笈遂行。女自此為人施符水治疾病，應手輒愈，遠近聞其名者，爭來就診，饋遺無算，家日以裕。其父反無問名者，殊寂寞也。

有西蜀貴公子自京師至邗江，聞竹西最多佳麗，拚以萬金錢，買此二分明月。顧日夕在秦樓楚館中間柳尋花，迄無當意。陸家巷裡有顧姬憐影，國色也。雖小家碧玉，卻未墮平康；其父雖吏胥，家頗小康，不甘為人妾媵。公子偶赴磋商宴，乘輿經此巷側，從門外窺見之，驚其豔絕，疑風塵中無此麗品，急遣人訊之，方知是姬。顧無計可以致之，商之於其友馬藥軒。藥軒固揚郡巨紳也，笑曰：「其父我固識之，色厲而內荏，不能以貨取，必可以勢脅也。不出匝月，一顆明珠管在君掌上擎也。」即遣楊媪達公子意。顧駭聞斯言，忿甚，叱之使出。楊媪倚公子勢，語頗不遜，且曰：「成則汝為座上客，不成行看汝為階下囚也。」顧怒批其頰。楊媪踉蹌遁去，泣訴之公子。公子轉告藥軒，答曰：「現縣中捕得劫盜二人，案情頗重。盍賄獄卒，盜誣攀，俾陷於罪。然後遣人關說，必得此妖嬈兒，乃許以援手。不懼彼不入我甕中也。」公子躍然喜曰：「善。任君為之。」

憐影自幼失恃，事父甚孝。年甫，戚串求婚者踵至。其父擇婿殊苛，以是低昂苦不就。前日楊媪之來，女在閨中，微聞其言，隱諷父當此勢力世界，或可遷就者，勿過執持，恐飛災橫禍之臨，將俟晦運而卒乘也。至是女父果及於難，銀鐺桎梏，遽陷狴犴。女痛哭不欲生，思事必由己，當是公子播弄其間，求公子，則父必釋矣。因陰偵公子所在，抽筆作訴牘，情詞愴惻，椎髻布裳，約束雅素。時公子方昵一妓曰雲仙，亦北里之翹楚也。僱巨舟泊河畔，方擬同泛長江，偕作金焦之游。繫纜欲解而姬號哭至，奮身登舟，浪湧板滑，遽隕堤下，頭觸鐵錨，貫顛睛出，玉碎花驚，氣已垂絕。公子見之驚惶，急令人拯之起，扶置艙中，血如泉湧。方訝為何人，或有識之者，曰：「此顧家憐影也。」手中猶執一紙，牢握不放。擊而視之，訴牘也。促召醫來，皆言不可救。公子面如土，殆無人色，連呼負負。因昌言於眾曰：「有能活憐影者，酬以千金。」舟子李七進曰：「此間有鮑琳娘者，神醫也。囊中具有返生香、還魂丹，起死人而肉白骨。若能邀之至，復何慮哉？」公子曰：「琳娘既擅此異術，何不早言。」飛騎往迎。須臾，琳娘果至，諦視一周，曰：「是兒已魂遊墟墓間矣，即使閻羅包老來，亦何能為？」公子再三哀之，許於千金之外，再饋白粲三百石。時山東河決，饑民之厄於水災者幾餘邑，辦賑捐者束手無策。琳娘告眾曰：「余素來治病，從不需阿堵物。今公子誠悔罪，能出萬金，以賑山東饑民，妾當竭微力，獻茲薄技。否則敢告不敏。」公子曰：「但使憐影得生，雖萬金何惜。」琳娘於是納睛於眶，出皮篋中白蠟一丸，塞潰穴，索碗水，戟指書符，拔銀簪微啟其齒灌之，用巾滌去血痕，然後覆以錦衾，戒人勿偷視。經半時許，啟衾曰：「活矣。」公子覘之，則櫻唇欲啟，星眼微錫，額上香汗侵淫，淚珠下墮，衫袖皆濕。琳娘曰：「我能治其傷，不能醫其心。若使其父女相見，則彼始能言矣。」公子曰：「諾。」急藥軒使白顧胥冤於邑宰，而請釋之。憐影見父至，然哭失聲，曰：「今日乃猶得相見耶？此豈尚是人間世哉？」聞者悲之，稱為孝女。

公子乃命顧胥攜女歸家，而遣冰人接踵繼至。方謂剖誣析枉，出自公子之力，因稱公子為大恩人，願以女侍巾櫛，商之於女。憐影獨不可，曰：「父以公子為何如人哉？始以利誘，終以威劫，盜禍之興，安知非由其所使？此匪婚媾，直寇仇也。我觀公子好憎無常，此時見我美，不惜多方羅致，恐他年再有所屬意，不免賦《白頭吟》也。不如決意辭之，以絕其望。」顧胥從之，備述女意，謂：「生長寒門，甘居貧賤，不願富貴也。若公子必欲強之，請以頸血濺公子左右。」公子憚女性烈，亦不敢強。

憐影知己命為琳娘所救，乘軒親往致謝。一見如舊識，甚相愛悅，曰：「姊操何妙術，竟能續斷噓枯、拯絕援危，而至若是之神哉？」女曰：「此由阿妹福命所致，余何功焉？」姬曰：「然則其術可授之外人與？」女曰：「何不可之有？特視其過去生中果有緣法否。」姬自陳願學意。女曰：「阿妹此時雖貧，然不久即為富貴場中人，非真學此者也。余有符一丸，他日賢伉儷有急難，可吞服之，自能無患。乞佩於身，牢記勿忘。」憐影再拜受之而別。

自憐影投江救父，孝聲振遠近。邑茂才周幼蓮聞其美而賢，特出重資，聘為繼室，魚水和諧，甚相得也。是秋登賢書，明春聯捷南宮，出宰巖邑，勤於政事，剖幽摘伏，稱為神明。鄰境有游勇聚黨作亂，劫庫戕官，勢頗猖獗，民間洵懼，鶴唳風聲，時虞竄入其邑。生親率壯丁，出境御之，適與賊遇，遂相搏戰。生持大纛指揮眾軍，躍馬疾驅而前。於時士氣百倍，無不以一當百，所向披靡。賊不能支，群奔。生首先逐之。甫過橋，望賊去已遠，正欲掣馬首而旋，忽有賊從橋下突出，自後蹶生，斷其頸之左偏，頭將墜矣，生猶能發槍擊賊，中之斃。馬驚，向城逸走，入城至縣衙始止。憐影聞變，以首搶地曰：「天乎！何故至此！」陡憶女言，焚符，投符於水，扶生頭使正，而親灌之，以幕圍庭，亦覆以衾。夜半聞呻吟聲，憐影啟而視之，生已歷然起曰：「余甚矣憊。」視其頸，尚有紅線環之。後生以卓異升監司。琳娘未知其所終。